

中学语文名篇

十七年分析文章汇编

古典作品

上册

成都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

前 言

建国三十年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教育战线成绩显著。为了消除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恶果，帮助语文教师进修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培养“四化”建设人材，我们在四川省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，从十七年的有关学报和期刊中，搜集编撰了中学语文名篇的《十七年分析文章汇编》。入选篇目，力求在思想内容上、语言表达上和结构艺术上作全面分析。有的篇目在某一方面有独到之处，我们也把它选入了。

考虑到大多数学校的图书和个人藏书有所散失，寻求有关这类文章有一定困难，特分别编成古典作品和现代作品两种集子，每集分上下册，供广大教师参考。

由于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限，缺点难免，殷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，以便续编时改进。

成都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组

一九八〇年元月

目 录

- 一、刻舟求剑
《学弈》和《刻舟求剑》……………刘 净(1)
- 二、口 技
说《口技》……………林昭德(4)
- 三、木兰诗
《木兰诗》里的一些问题……………余冠英(7)
木兰是怎样一个人物……………张毕来(8)
关于《木兰诗》一个注解的商榷……………张应美(22)
- 四、石壕吏
谈《石壕吏》……………萧涤非(25)
关于《石壕吏》的一些问题……………林世堂(34)
- 五、核舟记
读《核舟记》……………胡凌秋(38)
- 六、三 峡
水经注《三峡》试谈……………华绳武(41)
谈《三峡》……………李景白、李效厂(54)
- 七、西门豹治邺
谈《西门豹治邺》……………陈 健(59)
- 八、曹刿论战
《曹刿论战》浅析……………雋 因(66)
- 九、捕蛇者说
《捕蛇者说》分析……………何 纯(72)
试谈《捕蛇者说》……………因 珠(79)
《捕蛇者说》的思想与艺术……………林昭德(86)
- 十、隆中对
《隆中对》的分析……………何加陵(95)
- 十一、范进中举
《范进中举》……………桂秉权(101)

- 浅析《范进中举》……………曾运远、杨盛章(109)
- 十二、岳阳楼记
- 漫谈《岳阳楼记》……………许世亨(114)
- 《岳阳楼记》的写作特点……………吴方(118)
- 十三、略谈《楚辞》
- 略论《楚辞》……………马茂元(122)
- 十四、读《史记》《屈原列传》
- 读《史记》《屈原列传》……………傅义(139)
- 十五、谈《国殇》
- 谈《国殇》……………黄志辉(147)
- 十六、廉颇蔺相如列传
- 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……………魏兴南(152)
- 怎样分析蔺相如、廉颇这两个历史人物
- 读节选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……………戴危叨(157)
- 十七、师说
- 韩愈《师说》的思想和写作背景……………李镇淮(165)
- 略谈韩愈的《师说》……………王运熙(170)
- 十八、梦游天姥吟留别
- 说李白诗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……………施蛰存(176)
- 十九、失街亭《三国演义》
- 略谈《三国演义》……………霍松林(187)
- 略谈《失街亭》(《三国演义》)的艺术特点…李效厂(206)
- 二十、鸿门宴
- 谈《鸿门宴》的人物描写及其他……………张郁朋(212)
- 《鸿门宴》的人物及其他……………魏兴南(219)
- 二十一、念奴娇
- 略谈苏轼的《念奴娇》……………詹安泰(228)
- 二十二、指南录后序
- 读《指南录》后序……………周菊吾(235)
- 读文天祥《指南录》后序……………伍加陵(243)

《学弈》和《刻舟求剑》

刘 诤

我国的战国时代，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大放异彩，而且在文学艺术上也登上了空前的高峰。就散文方面说，当时散文内容特别丰富，方面特别广阔，而它在语言运用上也有许多特色。重要特色之一是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说明道理。散见于诸子著作中的一些比喻，往往是首尾完整的小故事，语言生动，寓意深刻，独立起来看是优秀的寓言。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所选的《孟子》《告子》篇的《学弈》和《吕氏春秋》《察今》篇的《刻舟求剑》两则都是脍炙人口的。

《学弈》这段寓言通过一个小故事说明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的道理。故事简单，浅显，但寓意深刻，文字洗炼，能给人很大的启发。

寓言的第一句“今夫弈之为数，小数也，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也”，直截了当地说出中心意思。这样开头一句就抓住读者。紧接着用比喻来说明这个意思。弈是小技术，尚且非专心致志不可，大的事自然不消说。这样以小喻大，增加了比喻的力量。读者不禁要想：这样论断是否正确呢？下面叙述两个人从弈秋学弈的故事。一个“专心致志”，另一个却“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思援弓缴而射之。”结果，不专心

的一个在学习上落在后头。

作者叙述两个人的学习情况，对专心的一个写得比较简略，对不专心的一个写得比较具体。“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”云云，准确地写出了不专心学习的人的思想状态。他一边学弈，一边却想着射鸟，一心以为鸿鹄就要飞来，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真是跃然纸上。这样写可以突出文章的中心意思，同上文照应，使人更能相信“不专心致志则不得”的道理。

“为是其智弗若与？曰：非然也。”最后这两句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，但是没有正面回答，只说“不是那样”，是怎样呢？没有说。这样写，一则因为第一句已经点明了中心意思，这里不必再重复，只消轻轻一击，全文便如洪钟一般喑然作响。再则要留下一个耐人寻索的丝头儿，让读者自己去抽。这样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。

《刻舟求剑》文字非常简短，可是包含着十分深刻的道理。用贴切生动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说出来，正是寓言的特色。

剑落水中只会沉底，这是普遍常识，船走远了，还要在船底下找那早掉下水去了的剑，真是愚不可及。

假使船是静止的，剑沉水底，在船的落剑处刻上记号，顺着记号下水找剑，自然有可能找到。无奈剑沉水底就不动了，船却在不断移动。这个客观事实没有在求剑的人的头脑里得到反映。他一心以为剑从哪里落下去。就从哪里去找，必能找到，他的认识同客观事实不一致，结果自然只有失败。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讽刺死抱着教条的人，非常有力。

这则寓言包含着两层道理。一层是，人的思想认识如果不符合客观实际，就不会把事情做成功。另一层是，客观实

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如果把陈规旧章当成解决新问题的法宝，也要闹笑话。作者这种思想是朴素的唯物思想，辩证思想。

这则寓言的写法与《学弈》不同。一开头就讲故事。结尾只说舟已行矣，而剑不行。求剑若此，不亦惑乎！”通篇没点破寓言的中心意思。故事本身已经足以说明问题，所以只轻轻点一笔已足够了。求剑的人究竟“惑”在哪里，这个问题要读者自己去解答。这样写更足以发人深省。

这两则寓言，对学生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。《学弈》有助于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。《刻舟求剑》有助于培养正确的思想方法。在写作方法上简炼的特点，也值得着重分析，这对学生写作的提高会有帮助。一些文言词语，也应该仔细讲解。讲解中值得注意的是，理解寓言，要从寓言的特点出发，理解古代的寓言，还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。寓言是比喻性的小故事，因此要悉心探索的是寄托在比喻里的道理，不可以如同分析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分析，更不可以当做历史故事来分析。（这一点，对分析以动物作主人公的寓言更加重要。）古代寓言同古代其它作品一样，它的思想不能超过那个时代的局限性。比如《刻舟求剑》里表露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。所谓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，就是萌芽状态的、不完全的，没有达到科学高度的唯物辩证思想。因此，不能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同起来。

以上是我对这两则寓言的粗浅体会。

说 《口 技 》

林昭德

清初林嗣环的《口技》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，通过精妙的具体描写，盛赞了一位民间艺人精美绝伦的口技艺术。文章开头“京中有善口技者”句中的“善”字，总领了全篇的意思。文章内容新颖，语言生动精炼，层次清晰紧密，具有隽永清新的风格。

这篇文章，主要是以两种方法来描绘口技巧妙的声响。第一，是直接描写口技的声响，从听众的听觉中感受出其美妙来，这是全文的大部分。第二，是间接的描写，它描写一些听众，在听到口技的各种声响之后所引起的反映，他们产生了一些怎样的心理状态和表情。这第二种描写，是从第一种描写产生出来的。本文中可以有第一种描写，而不能只有第二种描写。第二种描写的作用，在辅助配合第一种描写，共同很好地来表现这篇文章所要表现的内容。有了第二方面的描写，就可以把文章的内容，表现得更充分；又使得文章的文路，富有曲折变化的特色。

这两方面的描写，虽然各有其特点，但由于它们彼此有较严密的关联，第二种描写是由第一种描写所引起来的。因此，第二种描写的某些部分，就要跟随在与之相应的第一种描写某些部分的后面。如文中第二段，前面描写口技的各种

声响，后面跟着就写“满坐宾客”如何如何。这两部分是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的。因为作品的内容，有这样的特点，便规定着这两种各有其共同特点的描写，不便集中在一起，它们彼此成了交叉的状态。

此外，还须注意一点，在第一种描写方面，它是直接地在描写口技的各种声响，而文中却描写到不少关于被摹拟的人物动作，（如“欠伸”、“丈夫亦醒”等）；这些动作，是从口技的音响中表现出来的，是从听众的听觉得来的，而不是实际上用眼睛看见的，这是由于在口技的音响里，具备了那些动作所发出的声音的特点，听众听到这种的声音时，便自然地在自己的脑子里，虚构了那些动作。

口技发出的声音，要能够具备各式各样声响中的特点，听众听了，既觉得它是某种真实的声响（如“遥闻深巷中犬吠”），也能够使他们联想起某种动作（如“欠伸”），这是非常困难的事。这位口技表演者，却能把各种声响表演得十分逼真，而又是多式多样，同时并作，这就是口技技能的绝妙之处了。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“善”的具体内容。

在间接描写方面，描写的是由口技的声音引起的听众的反映。比如：在火起之后，口技表演者用他精妙的口技，对于火烧房屋的情形，作了逼真的描绘，这种由口技表演出来的火烧房屋的情形，使听众暂时忘记了那是在表演口技，而被带到一个真实的火烧房屋环境中去。所以他们“两股战战，几欲先走”。口技表演者，能表演出那样富于真实感的声响，听众听了，不自恃地以为真正的火烧房屋，而发出“两股战战，几欲先走”等反映，这不正是表明口技的精妙绝伦吗？相反，如果口技的艺术不高明，那么它对于火烧房屋的

情况的描绘，就不能使人产生如此真实的感觉。作者在本文中，对于听众的各种反映的描写，也是在间接的刻画口技的美妙。它仍然是开头提出的“善”的具体内容。

这篇文章开头一段，是为口技的正式表演交待情况，准备条件，与后面的口技表演有关，更与作者要通过本文赞扬这位口技表演者的精妙的艺术的目的有关。文中“施八尺屏障。口技人坐屏障中。”就写出了口技表演的特点。口技表演者在屏障中，听众只能从各式各样的声响中去领会口技表演者高明的艺术，如果听众能看见表演者的一切动作，反而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感，效果就不会很好。比如：口技表演者，在描绘火烧房屋的紧张情况时，听众看着表演者口舌的动作，那就很可能不会产生“变色离席，两股战战”的效果的。所以在第一段中作个交待，是非常必要的。

在这一段中，又交待了在屏障中，只有“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”，用具这样少，可是表演者却能发出许多种声响。用具愈少，声响愈多，困难就愈大。表演者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能发出许多声响来这是表演者艺术高明处。所以这种交待，也是需要的，而且与后面对于“善”的刻画，有配合的作用。再其次，如“满坐寂然，无敢哗者”，也表明了这位口技表演者威望之高，也体现出全文的主要精神。

文章的末段，重新交待一下屏障中的简单用具，这表明表演者在表演时确是凭真本事，并未暗中带进去一些什么东西。民间艺术，在表演一个节目之后，往往有这样的特点，要向听众或观众作某种交待。例如演魔术，在演完之后，表演者常常要把用双手或他所用的道具，亮给观众看，解除某些观众的某些疑心。口技这种民间艺术，它也具备这一特点，同时重

复这么一句，听众对口技的惊奇赞叹之情，也就跃然纸上了。

《木兰诗》里的一些问题

余冠英

【编者按】不少的读者来信，提出《木兰诗》里的一些问题，如：木兰姓什么；她究竟是什么时代、哪个地区人；这首诗用的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等等。我们请余冠英同志谈谈他的意见，蒙他答复如下。

编辑同志：

来信所谈的问题，大多数在我编的《乐府诗选》里已经接触到了。现在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，供你们和读者讨论时参考。

(1) 木兰未必实有其人。后代有人说她姓朱，有人说她姓魏，有人说她姓花，都不足据。姓花的说法也许流传得比较广，明人徐文长所作剧本《四声猿》有一折叙木兰故事，就说她姓花。

(2) 木兰故事的背景大约是北魏。木兰的家乡，后代虽有种种传说，地点都在北方。木兰只能假定是北朝人。

(3) 全诗是用第三者的口气叙述的。诗中为了生动，也用了一些第一人称代名词。

(4) “将军百战死”言大将阵亡，足见艰苦。“壮士十年归”指木兰生还，大可庆幸。至于将军是谁，以及是否真正战死了都是无法考查的。我们也不必在这些地方白费气

力去探究，因为这首诗根本不是记述历史事实的。

(5) “爷娘闻女来，出郭相扶将”，从语法看来，只能是爷娘相扶出郭而不是被别人扶着。提问题的同志大约认为老人自相扶将不如被儿女扶着合理，这自然不错；不过我们讲诗只能照诗讲。其实爷娘接女儿远至郭外，本来不大合理，但这些地方不宜拘泥。另一种意见说是爷娘出郭和木兰相扶将，那还说得过去。

(6) “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”，两句互相补充，合起来意思才完全。兔子无论雌雄都是“脚扑朔”“眼迷离”，并不是只有雄兔“脚扑朔”，只有雌兔“眼迷离”。正因为兔子雌雄不易辨别，才拿来作比。以上写的不但简单而且可能不够明白。我现在正病着，写来很吃力，不能多作推敲。请原谅。

即致敬礼。

余冠英

木兰是怎样一个人物

张毕来

去年六月，旅顺四中有个同志写信给我，说他们那里的教师同志们对于《木兰诗》中木兰这个人物的看法很不一致。主要的分歧在于木兰是不是爱国女英雄，是不是劳动者。说是的人大抵根据东北师大的函授讲义。这位来信的同志还把函授讲义中讲《木兰诗》的一段寄给我，希望我说说我的看

法。我看了函授讲义。讲义里好些地方是分析得很好的，但有三点我觉得不妥当。这三点是：第一，说木兰是一个“劳动少女”，胜利后回家过劳动生活；第二，说她是在“胡骑入侵时”“为国家出生入死地进行十年战争”，“立功是为了全国人民”，是“爱国的英雄行为”；第三，说木兰这个形象“肯定了妇女的才能和德行，从客观说来，这也就是对怯懦而贪功的将军们的否定和讽刺”。第一点是就作品里的人物作阶级分析；第二点是附会人物和事件的政治意义；第三点是引申作品的社会效果。照我看来都有些牵强。下面依次说明我的看法，请同志们指教。

函授讲义里说木兰是一个劳动少女，根据是作品里有关木兰从事劳动的描述，这就是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”两句，再加上“机杼声”这个词语。看来仿佛同劳动有关的，全诗里也就是这十几个字。很难说这是木兰从事劳动的描述。我看这首诗根本没通过劳动生活的描述来表现木兰的性格。从诗里找描述木兰劳动的地方，从而推断她的阶级性，是徒然的。

诗的开头四句是：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唯闻女叹息。”这主要不是描述木兰从事劳动从而表现这个劳动妇女的勤劳，而是描述木兰这时无心织布从而表现这个家庭闺女的忧思。“家庭闺女的忧思”这七个字，比起“劳动妇女的勤劳”那七个字来，显然不时髦。但是我体会，诗句的内容实在只是这七个字。

“唧唧”是形容声音的，这没有疑问。是不是形容织布声呢？看来不是，看来是形容人的叹息声。首先，拿“唧唧”来形容织布声，似乎很少见。不知道古诗里可有例子？

用“唧唧”形容虫鸟的叫声或人的叹息声，比较常见。前者，例如欧阳修《秋声赋》的“虫声唧唧”和王维诗句“犹令黄雀争上下，唧唧空仓复若何”；后者，例如张祜《捉搦歌》“窗中女子声唧唧”和白居易《琵琶行》的“又闻此语重唧唧”。当然，从前虽少见用唧唧形容织布声，我们仍然不妨把唧唧解释为形容织布声，就以《木兰诗》为例。只是这样解释古代诗歌，似乎略嫌武断，不是妥当办法。其次，把唧唧解释作织布声，反使诗句文理难通。诗里不分明说“不闻机杼声，唯闻女叹息”吗？诗的开始是形容声音的一句。接着说“木兰当户织”，可是不闻机杼声，唯闻木兰叹息声。把唧唧解为人的叹息声，正同下文相适应。把唧唧解为织布声，而下文既不是“不闻女叹息，唯闻机杼声”，就得设想这里边有一个过程，那就是，木兰最初在那里织布，中途停织了，然后发出叹息声，因为这时她有所思。讲义果然也是这样设想，所以说诗里“以停织描写木兰的深忧”。其实诗里没有“停织”的描写。分析作品，要就作品的具体内容作具体的分析。离开作品的具体内容去推想，那是不可靠的。唧唧既然不能解作织布声，那么，以为诗中描绘机杼声，以这种描绘表现一个劳动不怠的少女的形象这种说法就不免牵强了。

“木兰当户织”这一句是不是描述木兰从事劳动，表明她是个劳动少女呢？我看也不是。

写女子而说她“当户织”，其实只是同“男耕女织”这个传统观念相适应的一种惯见的文学描述罢了。如果没有别的描述配合，单就这类字句判断主人公的阶级成分，是不可靠的。在郭茂倩的《乐府诗集》中，与《木兰诗》同列于“

梁鼓角横吹曲”的还有《折杨柳枝歌》，歌辞有这样的话：

“敕敕何力力，女子临窗织。不闻机杼声，只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。阿婆许嫁女，今年无消息。”这其实也只写“有女怀春”而已，并非在女子的阶级性上下工夫描述。如果以“临窗织”为根据，说这是描述劳动人民的恋情，就很牵强了。“当户织”或“临窗织”的女子，说她是劳动妇女固可，说她是小家碧玉、大家闺秀均无不可。不错，社会生活里没有一般的、抽象的男女，只有个别的、具体的男女，他们在生活上都带有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特征。这个事实也反映在文学作品里。文学作品描述劳动男子，往往不脱离“劳力”，例如说他“耕”；描述书香门第的公子，往往不脱离“劳心”，例如说他“读”。我们看人物是在劳力或在劳心，从而判断他是劳动人民还是士大夫子弟，这个方法是正确的。但是也要看整个人物形象的其它方面是不是同这一点一致，单靠这一点是容易错误的。说到妇女，那情况就更加复杂了，更要就整个形象的各方面作综合的分析，才能判断她的阶级性。妇女在封建社会里，地位是很特别的。她们受了阶级压迫，还受男子压迫。在现实生活里，劳动阶级家庭的妇女自然从事体力劳动，剥削阶级家庭的妇女从事体力劳动也是本等。在“四德”的要求之下，她们一般是不读书的，“无才便是德”。四德中的妇功，指的是“丝枲”，也就是纺纱织布，当然是体力劳动。班昭不就号召妇女们“专心纺织”吗？四德主要是向大家闺秀提出的要求。因此，如果文学作品写女子或采桑或织布或绣花，我们不能从这里断定她是劳动人民。孟母断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。蒋士铨有一篇《鸣机夜课图记》，写的就是他母亲

一面织布一面教他读书的情景。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那批小姐，也在那里讲究妇功。薛宝钗有一次对史湘云谈诗，接着说：“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，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。”又一次，她责备林黛玉看闲书，她认为女子本可不必读书，她说：“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。”这批小姐显然不能说是劳动妇女。写女子而说她“当户织”或“临窗织”，只是把她安放在适于她的身份的环境里而已。也像写士大夫子弟而说他在窗下吟哦一样，正未必是说他是个精通经史的大儒，甚至也未必是说他勤读，除非就他整个形象看，他是大儒，他勤读。明乎此，我们才懂得《陌上桑》里写罗敷采桑，同时又写她的“夫婿殊”。你看他“白马从骊驹”，多排场！哪里是个劳动妇女的丈夫？“采桑城南隅”云云，本来不是写罗敷劳动，从而表明她是劳动妇女。明乎此，我们才懂得《木兰诗》里写木兰当户织，同时又写她胜利后回家时，小弟“磨刀霍霍向猪羊”，她自己则“开我东阁门，坐我西阁床”，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帖花黄”。似乎家道富裕，居处华丽，生活闲适，俨然富家，绝非劳动人民。“当户织”云云，本来不是写木兰劳动，从而表明她是劳动妇女。就是“东阁”、“西阁”、“理云鬓”、“帖花黄”等等，也只是对女子的一般描述而已，并非写她是什么阶级的家庭的小姐。

就木兰这个形象的其它方面看，有没有一些生活特征可以同“当户织”共同构成足够的条件表明木兰是个劳动妇女呢？

全篇诗，除了第二句有“当户织”三字而外，并无一语谈到劳动或劳动的希望。首段四句，重点是“女叹息”，不

是“当户织”。第二段承接首段，即从“叹息”着眼，继续引申。所以接着来的是“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”，接着就描述她的“所思”“所忆”。以后就转入出征，更无一语谈到劳动。胜利后回朝，木兰要求“还故乡”。到了故乡，诗里只描述父母姊弟相迎的情况，描述木兰脱了“战时袍，”穿上“旧时裳”收拾打扮的情况，描述“出门看火伴，火伴皆惊惶”的情况，也无一语谈到劳动。所以我说，这首诗根本没通过劳动生活的描述来表现木兰的性格。既然没有劳动生活的描述，那么，以孤另另的“当户织”三个字为根据，说木兰是劳动妇女，就是附会了。①

木兰是在“胡骑入侵时”“为国家出生入死地进行十年战争”，“立功是为了全国人民”吗？我看不是。

诗的开头四句描述木兰无心于织布，正沉入忧思之中。她担什么忧，沉思些什么呢？诗里明白地说，她别无所思，别无所忆；她所思所忆的就是这样一回事：“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”。她正为父亲不能出去服兵役而担忧，而沉思。她不忍心让父亲出去服役，而家中又没有可以代父亲服役的长兄。这很使她为难，所以在

①这里，我只谈到不能说木兰是一个劳动妇女为止。这是一个否定的答案。如果有人要一个肯定的答案，追问一句：“那么，你说木兰这个人物到底属于怎样的阶级呢？”我以为不能按照这样的问题去作答。应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，是不是每篇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都可以评定阶级成分？有没有必要这样去分析作品（就《木兰诗》而论，我的意思是不必去分析人物的阶级成份）？民间作品里的人物在形成固定性格的过程中受到些什么影响？……这些问题，可以作独立的问题来讨论。